

RED

#ff0000

RED MAGAZINE

2018

主创 CREATOR

Devichi and Lava

编辑 EDITOR

Lava

设计 DESIGN

Devichi

插画 ILLUSTRATION

Iris Lei

摄影 PHOTOGRAPHY

Lai Yuhua

Spiralcurd

Yang Lidan

校对 PROOFREAD

Iris Lei

Devichi

Lava

特别感谢

王丁丁

策兰

大李子

猫魔人会不会梦到变种羊

参拾

苏苏

无名氏

年轻的扯淡人

Brokenbones

谢钊

夏磊蕾

deepseaglowstick

Brfxxx

S104

HuanYan

Nora

TURE

以及所有投稿支持 RED 的人们!

CONTACT US

If you have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RWB.MAGAZINE@GMAIL.COM

*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IDEAS FOR WOMEN

Illustration Iris Lei



CATALOGUE
CATALOGUE
CATALOGUE

主题故事 | AIN'T I A WOMAN

- 010 传奇匪徒：普兰·戴维
- 016 荒冰求生：艾达·布莱克杰克
- 020 杏林英杰：玛丽·沃克

我的身体 | MY BODY

- 030 SHE
- 043 我的身体
- 045 意外
- 051 猛犸湖之梦

特别征集 | HER STORY

生而为女 | BORN AS A WOMAN

- 064 SILENCE
- 073 有很多事情不愿细想
- 077 我不存在的未来
- 083 生而为女
- 091 性别教育了解一下
- 100 和四十七个女人的一百零六天
- 110 秀色可餐

胡思乱想 | MY MIND

- 114 胡思乱想
- 123 烧了他的梦
- 124 A JUMPER GIRL
- 130 三岛由纪子
- 132 谵语杂言

IAWOWAN

Phoolan Devi

Ada Blackjack

Mary Edwards Walker

PHOOLAN DEVI

传奇匪徒：普兰·戴维

文 / 熔岩

1974 年的北印度，一个穷苦的十一岁女孩紧张而焦虑地看着她的新婚丈夫，他的年纪足有她的三倍。她是普兰·戴维，她的家庭贫穷而清苦，唯一值钱的檀树已经被她的舅舅砍去卖钱，土地也被他占走，连她自己，也以一只牛的价格卖给了面前这素昧平生的男人。普兰不会知道，20 年后，一部以她为题材的电影会轰动印度，更不知道在那之前，她将历经怎样的艰苦。

普兰·戴维属于首陀罗种姓下的马拉种姓，当时，那并不是个值得骄傲的身份。后来，她在接受新德里记者采访时提到：“当时没人知道他（她当时的丈夫）不是个人，而是怪物。”普兰在她丈夫的家中常受到欺凌虐待，只比奴隶好那么一点儿。她逃回了家，却又被家人送回了丈夫家里，最终被抛弃在河岸上。她所在的村镇并不接受她，但普兰并不是随遇而安的人。她不仅试图从她舅舅手里夺回被强占的土地，也不对高种姓卑躬屈膝。身为低种姓不甘凌辱的普兰，在高种姓塔库尔的眼里是个麻烦。她被自己的舅舅安上盗窃的罪名，受到拘捕。她父亲的塔库尔雇主替她付了保释金，但他要求她以性服务报答。

"What others called a crime, I called justice."

普兰具体怎么沦落到盗匪手中，这点不太明确。据她自己所称，她是被绑架的。但不管经过如何，1980 年，在怪石嶙峋的昌巴尔河谷，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匪王诞生了。

在她真正称王称霸之前，她还需要忍受最后一段痛苦。

她加入匪帮后，她的情人杀害了当时的头目，占山为王。她带领匪帮洗劫了她前夫所居住的村寨并刺伤他，当众把奄奄一息的他拖拽并丢弃在路边，以警告胆敢娶童妻的人。她在匪帮里学会了使用步枪，并随身携带。她常穿着卡其色的衣服，以伪装警服，这是匪帮常有的穿着。但好景不长，她的情人也很快被两个高种姓匪徒所杀。这两人将她绑到贝麦村，普兰生命中最痛苦的一





时光开始了。这两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与一伙高种姓男人轮奸了普兰。“他们把我交到一个又一个男人手里。”普兰在她的自传里这样写道，“我被迫在村民面前游行示众，斯里·拉姆（绑架她的人之一）骂我是个马拉婊子，他把我扔在地上，让村民们对我为所欲为。”这样的折磨持续了三个星期。

这个场景也出现在了1994年的电影《土匪女皇》中，普兰曾表示这是对她隐私的侵犯和对她的二次伤害。

在第二十三天，她与两个帮派成员一起在低种姓村民的帮助下逃脱。此后，她建立了她自己的马拉帮派，她的帮派主要抢劫高种姓，并为低种姓提供保护。普兰自称是女性的复仇者，当有女人被强奸、被迫流产或被荣誉杀害，“如果我听说了，我就会把他们的蛇（指他们的生殖器官）碾碎。我会肢解他们。”因此，她的帮派极受崇拜，在她名气最盛时，报纸上对她极尽溢美之词。以她为原型的普兰·戴维娃娃，穿着卡其色衣服、挂着子弹带，是印度最畅销的玩具娃娃。

1981年2月14日，时年18岁的普兰·戴维终于回到了贝麦村，她被轮奸的地方。普兰一直在追踪绑架她的两个匪徒，她和她的手下攻了进去，却发现那两个人不在其中。普兰认为是村民将他们藏了起来。于是，她将村里的所有塔库尔男人，约三十个，拖到了村镇中央的广场上，排成一排。普兰威逼他们说那两个人的下落，尽管村民们坚称他们不知道匪徒的下落，普兰还是命令把他们押到河岸边，对着他们开了枪，30人中的22人当场死亡。这便是印度现代历史中最臭名昭著的帮派大屠杀。

此后普兰变成了警方主要追缉的对象，尽管普兰和她的手下躲了起来，但长期的追缉、帮派内成员的伤亡和她本人健康情况的恶化，尤其是当局捉捕了她的父母，使她最终在1983年向警方有条件投降。她要求她与她的手下不能被绞死，不能被判处8年以上的徒刑，政府必须逼迫她舅舅归还他所强占的土地，并给她的弟弟提供一份工作。

1983年2月的一个下午，贝麦大屠杀的两年后，宾德市，她身着卡其色制服，头上绑着红色的头巾，肩上扛着一支毛瑟步枪，腰上还挂着一把弯刀，在上万名支持者的尖叫声中，由穿着制服的警察护送着前来。拒绝对警方缴械的她，是对着圣雄甘地和难近母女神像缴出了枪和25颗子弹，时年20岁。

普兰以48项罪名被起诉，其中包括30桩抢劫和绑架案，以及贝麦村大屠杀的嫌疑指控。印度当局无视与她的约定，将她关在狱中等待审判，关押了十一年。在她入狱期间，电影《土匪女皇》上映，她非常厌恶这部电影，甚至起诉了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1994年，一个低种姓政党赢得了当地的选举，律师于是设法将她保释出狱，声称她已经承受了太多。

1996年，仅出狱两年后，普兰利用她的名声，作为印度社会党的一员当选为印度国会一员。两年后她落选，但在1999年再次当选。1999年她在接受《京都周刊》专访时提到：“……我的主要目标是，能让穷人享受到现在富人和特权阶级才能享受到的东西。比方说，水、电、教育和医疗。20个小型村庄至少要有个医院……”

2001年，一个温暖而阳光灿烂的夏日，普兰·戴维在新德里家门口被刺杀，时年38岁。

参考资料:

1.Devi, P. & Cuny, M. (1996). I, Phoolan Devi: the autobiography of India's bandit queen. London: Warner Books.

2.Moore, M. (1994). THE BANDIT QUEEN'S METTLE: India's Famed Outlaw. [online] People.virginia.edu. Available at: <http://www.people.virginia.edu/~pm9k/gifs/ZoForth/Pholan/devimoll.html> [Accessed 24 Sep. 2018].

“Before I was married, I thought the sound of bangles jangling on my forearms would be delightful.

I looked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wear bells around my ankles and silver necklaces around my neck, but not any more, not since I had learned what they represented for the man who gave them. A necklace was no prettier than a piece of rope that ties a goat to a tree, depriving it of freedom.”



ADA BLACKJACK

荒冰求生：艾达·布莱克杰克

文 / 熔岩

1923年6月，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北极熊，一只猫和一座小屋，满脸泪痕的艾达·布莱克杰克独自困在世界的北端，弗兰格尔岛西伯利亚北部。艾达与寒雪和风霜作伴，她能听见身患坏血病的奈特在床上呼吸，但艾达确信他已命不久矣。探险队其他三个成员：克劳福德、莫勒和盖尔已经离开，他们计划跨过冰面去西伯利亚求援。艾达坐了下来，在盖尔那黑色的宝贝科罗娜打字机上插入一页纸。他从不让人碰他的打字机，艾达自己也是第一次使用打字机，然而，现在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亲爱的盖尔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现在也有重要的事要写下来了。你回原谅我的，对吧。在你离开之前，我说我不会用你的打字机。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因为奈特先生他基本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我觉得他快要死了他看起来很糟，所以我觉定我要写一些东西。我希望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能见到我。嗯，如果我没事的话我会见到你。我之所以写下这个重要的记录，因为我要出去用步枪猎海豹了。当然奈特不会吃肉因为他总说他喉龙疼。这就是这封信里我腰说的话了，如果几天后我没事，我可能会再写一点。

我祝你很好很好

你的

艾达·B·杰克¹

¹ 本信原文的拼写错误此处翻译以错别字表达



第二天，艾达悉心照料了六个月的奈特死了。艾达此时真正地成为了冰上的鲁滨逊。她原本是作为探险队的裁缝加入的。尽管艾达是因纽特人，此前她却并没有任何野外生存或者狩猎的知识。年仅 23 岁的艾达，身高只有 152 厘米左右，体重区区 100 磅。艾达甚至非常害怕北极熊，她来探险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攒钱治好她儿子的肺结核。此前，身无分文的她不得不将她儿子送进了孤儿院。

探险队的目的是将弗兰格尔岛划作英国和加拿大的疆土，他们仅携带了足够六个月的补给，准备支撑过冬天，然后靠狩猎度日，一年后便由另一支队伍来接替他们。但是，接替他们的队伍迟迟没有出现，船队被冰面挡住，无法对他们进行救援，探险队因此被困在了岛上。除了身患坏血病的奈特，其余三人决定去西伯利亚求援，他们把艾达留在了岛上照顾奈特。然而，艾达再也没有见到克劳福德、莫勒和盖尔。

其实，探险队不止雇佣了艾达一个因纽特人，他们还雇佣了其他因纽特人帮他们烹饪和狩猎。但是除了艾达以外，其他人没有出现，因为他们觉得这次探险过于危险。艾达也犹豫了，但她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她后来说：“……我认为那对男孩们不公平，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得留下。”艾达起初并不信任探险队的其他成员，作为队伍中唯一一个女性，她多次试图逃跑，其他探险队的成员则选择把她绑起来，不让她逃跑。探险队的资助人史蒂芬森虽然宣称是为了英国和加拿大占领这个小岛，但两国政府对这个小岛并不感兴趣，何况当时这个小岛属俄国所有，两国都不想因为一个贫瘠的小岛和俄国起冲突。因

此，当史蒂芬森为第二支交接的探险队筹款时，两国政府并不愿意出钱，最后他不得不以人道主义救援的名义筹款才筹足了资金。在弗兰格尔岛上的五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等待着援救队伍的到来，一天天过去，海平面上却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援救队伍被浮冰挡住了去路，不得不原路返回了。探险队的五人最后意识到，他们可能要在这里渡过又一个冬天，而这一次，他们连六个月的补给都没有。他们并不擅长捕猎，五个人里会使枪的只有一个，而这一个还是有名的枪法烂。他们试着用陷阱捕猎，也不成功，唯一一次捉住了一只狐狸，是用了探险队死了的雪橇狗作诱饵才捉到的。因此，冒着被俄国政府拘捕的风险，克劳福德、莫勒和盖尔带走了剩下那几只骨瘦嶙峋的雪橇狗，向西伯利亚进发。没有人再见过他们，他们可能死在了途中，或者死在了俄国的监狱里，没有人知道。

同时，被留在小岛上的艾达不仅要喂饱自己，还要照顾得了坏血病的奈特。迫于求生，艾达自学了狩猎、设陷阱，她独自一人在岛上采摘植物、裁衣和采集浮木，甚至自己造了两艘小船用以出海寻找浮木和动物皮毛。艾达肩负着照料奈特的责任，病重的奈特生活几乎无法自理。他一开始不怎么尊重艾达，管她叫“那女人”，他生病时脾气更是暴躁，时常大声辱骂艾达，甚至向她扔东西。尽管如此，艾达还是悉心照料了他六个月，直到他因病重去世。艾达无法独自一个人搬动奈特的尸体，



参考资料：

1.Niven, J. (2012). *Ada Blackjack: A True Story of Survival in the Arctic* (1st eBook ed.). New York: Hachette Books.



A 1921 EXPEDITION LEFT ADA BLACKJACK STRANDED FOR TWO YEARS IN THE ARCTIC

因此她封上了他们居住的帐篷，防止动物噬咬他的尸体。而她自己则搬去了另一个小帐篷里，这个帐篷并不是用来居住的，因此艾达修补了好一番才让它能够居住。

此时，艾达周围是 7000 平方千米的冰雪和苔原，即便是夏天，气温也在零下一度左右。她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她每天日常的活动，有时感谢上帝让她活着。她的日记非常简单，只记录了每天猎捕了什么动物，修补了什么东西或是一些简短的祈祷。两个月后，另一艘救援船终于到来了，救援船的成员写道：“……她的情况很好，看起来还能在这个岛上住一年。”此时距离第一次登岛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而距离三人离岛求援则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艾达见到救援船队，第一句话问的便是其他三人在哪里，她以为这艘船是克劳福德、莫勒和盖尔找来的救援船，然而救援船的人员却对三人的下落一无所知。

回到了家中的艾达，用她探险所得的报酬治好了她儿子本尼特的肺结核，尽管如此，他的健康状况仍旧不好，最终他因中风逝于 58 岁。艾达将她的日记和其他资料给了救援队的一个成员，此人利用这些资料贩卖她的故事，得了一大笔钱，而这笔钱，艾达本人连一个子儿都没有见到。她最终平静地逝世于一个疗养院，时年 85 岁，埋葬于她的儿子身边。

MARY EDWARDS WALKER

杏林英杰：玛丽·沃克

文 / 熔岩

常听说战场上涌现救死扶伤的女性护士，却鲜少听说女性军医，这恰恰是因为在过去的年代，女性被认为不合作医生，更不合作军医。当美国内战爆发时，玛丽·沃克凭借着良好正式的医疗教育和实际从医经验申请加入北军，却因为她的性别被拒绝。

玛丽·沃克生于1832年，纽约。她21岁时进入雪城医学院就读，是班里唯一的女性。1855年，她成为美国第二个获得医学学位的女性。她与阿尔伯特·米勒结为连理，但她拒绝冠夫姓。两人成立了自己的私人医院，但他们的婚姻和事业最终都无疾而终。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被北军拒绝的玛丽没有放弃，她放弃正式的编制和任何报

酬，加入印第安纳医院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护士。在印第安纳医院，玛丽意识到当时的医疗水平和医护手段所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医护工作，她在1862年取得了第二个医学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医疗卫生和自然疗法。从学校毕业后，她前往弗雷德里克斯堡和沃伦顿前线做了一名没有军队编制的平民医生。北军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大败后，9000多名北军士兵受伤，需要治疗。玛丽·沃克医生不知疲倦地为他们治疗，而身为志愿者，她的报酬仅有分配粮和一个供她居住的帐篷。一位记者这样说道：“在援助国家受尽磨难英雄时，她的性别不应当成为我们表彰她的阻碍……她截肢和给药的手法与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医生都不相上下。”



玛丽的贡献还不止这些，她在工作时因为嫌当时的女性衣着过于繁琐和约束，自己发明了一套医疗服装。同时，她在治疗士兵时意识到当时不少截肢手术是无必要的。因此当她认为一些士兵不应当被截肢时，她会直言相劝，这当然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沃克医生表示说：“我认为我的责任在于救死扶伤，不是讨好医院领导。”不少士兵日后亲自到沃克家里表示感谢，不仅因为她救下了他们的命，更因为她阻止了无必要的截肢，从而保全了他们的肢体。玛丽·沃克不仅仅是一个敌后战地医院的医生，尽管她没有正式的军队编制，但她时常骑着马跨越战线帮助受伤的士兵和生病的平民。她出于便利经常穿着男性的裤装（当时女性不允许穿着裤装），因此被称为：“穿裤子的女医生”。她多次成功地躲过南军的子弹和炮火，为后方的妇女儿童治疗疟疾、伤寒和痢疾。1864年，她被南军当做间谍捉捕。

经过四个月的监禁，她在一次战俘交易中与一个南军少校交换而被释放。两个月后，她终于作为外科医生被军队所承认。此后她被任命为路易斯维尔一个女子监狱和田纳西州一家孤儿院的医生。不幸的是，在监禁期间，沃克医生的健康出了问题，不久之后她便不能再从医了。但不知疲倦的她学习法律，写了两本书，并开始为两性平权作斗争。1865年11月11日，玛丽·沃克医生成为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荣誉勋章的女性。

参考文献：

- 1.Irizarry, B. S., Dre, M., Salomone, A. S., Chojnacki, M. D., Karen, A., Yeo, M. D., & Linda, J. (2015). Dr. Mary Edwards Walker: years ahead of her time. Southeastern Surgical Congress.
- 2.Tan, S. Y., & Sung, H. (2008). Mary Edwards Walker (1832–1919): surgeon, feminist and war heroine. Singapore Med J, 49(3).

玛丽·沃克时常穿着男装，这可能是因为她从小在农场帮忙时便穿着宽大的裤装。她认为当时女性穿着的束腰和庞大的裙子非常拘束，她甚至穿着男装参加自己的婚礼，但玛丽·沃克始终具有女性的自我认知，她并不认为自己是男性。她坚信：“我的座右铭就是我行我素。”此后她投身于女权主义事业，游历美欧，要求两性平等，女性投票权和女装改革。同时她开始穿着全套男装，包括大衣、领结和高帽。她时常因为穿着男性服装被捕，但她辩称说宪法给予了她穿着任何服装的权利。同时，她也并不认同当时女性参政论者的立法诉求，她认为，宪法已经给予了女性投票的权利，因此没有必要另外立法。

1917年，她与数百名其他军人的荣誉勋章被收回了。但她拒绝归还勋章，同时写信要求重新归还她应得的荣誉。但两年后，1919年，玛丽·沃克逝世于她的家乡，时年86岁。直到1977年，吉米·卡特总统才重新归还了她的荣誉。可惜的是，她逝世不久后，1920年8月美国国会确立了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给予所有美国女性投票权。而女性也很快掌握了选择自己服装的权利，穿着裤装也不再会被拘捕了。

为了表彰她，1982年美国发行了面值20美分的玛丽·沃克纪念邮票。部分表彰词如下：“玛丽·沃克医生在内战期间出于人道主义，救死扶伤，不顾自身安危...她为当时的性别不平等不懈斗争。”

“
Let the generations know that women in uniform also guaranteed their freedom.
 ”



Dr. Mary Edwards Walker between 1911 and 1917
 Library of Congress

I deny me.

I deny me.

I delete me.

I delete

I disown me.

me.

I disclose me.

I

I denounce me.

me.

I degenerate me.

I

There's nothing in me,

disclose

But ME.

me.

*In the rain I hear a murmuring
 Speaking of a girl who died
 Died in such a hurry
 That were buried in a well
 The well she drowned herself in
 In a bleak December night
 She saw the starlight inviting*

*Then I hear a squeaking
 Of another peculiar story
 She that was dead drowning
 Once swallowed pills, forty,
 Did not kill her, only puking
 She was found twitching
 Never has she smiled so brightly*

*At last I hear them nailing the coffin
 Four times, the dull noise repeating
 Till my tears running, running so
 They asked me, dead is who to me?
 Dead is no one, I said,
 No one so dear to me ●*

诗 / 熔岩



Tears are expressions of the heart.
 They are able to say what words cannot express.
 A tear is the voice of our inner spirit.

Glass Tears Man Ray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a person's lips, which are coated in a vibrant, glossy red lipstick. The texture of the lipstick is highly detailed, showing fine ridges and a shimmering finish. The lips are slightly parted, revealing a small portion of the teeth.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out-of-focus skin tone. Overlaid across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is the text "MY BODY" in a large, bold, white, sans-serif font.

MY BODY

SHE

LAI YUHUA





Ideas for women Red

Model Guo XR

Red Ideas for women

我一直在思考女性的定位

到底在哪里

男女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在拍摄中女性对我引起的注意

远远高于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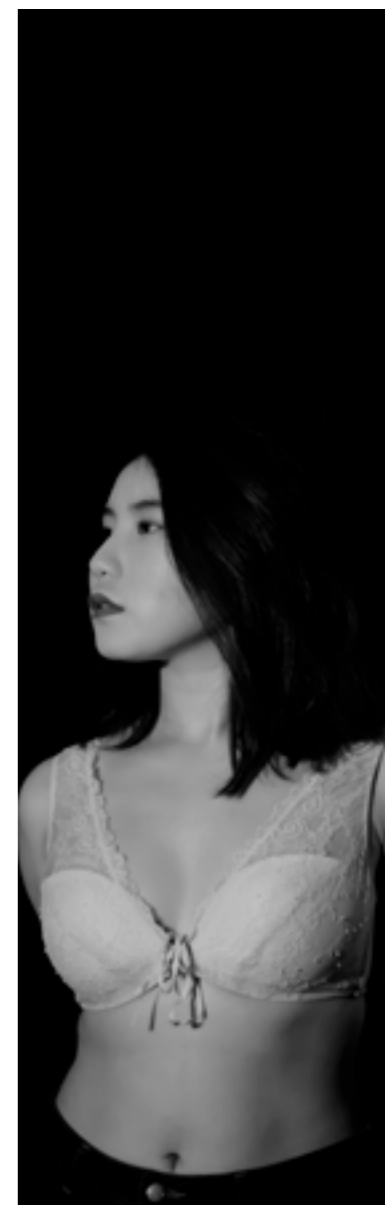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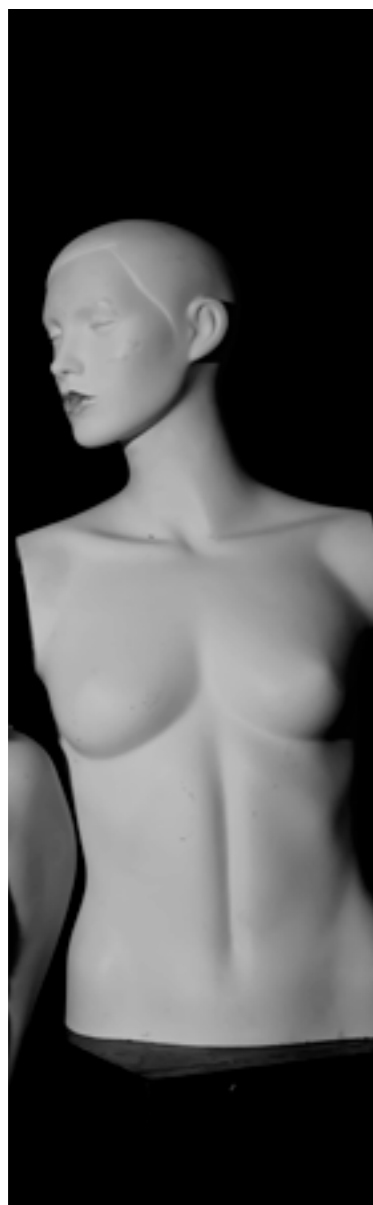
我想我在我的照片里找到了答案



Model Elena



Model Wang MY







Model Ning Xing



Model Li YL

别人眼中的我和
我，是不一样的我。
卸妆和剥去衣衫后的
这具身体，还剩多少
我。

我的身体不是很美，
小腹和腰部的赘肉，
肉眼可见的汗毛，
绵软而微微外扩的乳房，
圆润的臀和清晰的锁骨。

我的身体需要爱抚，
它需要感到愉悦，然后
变得愈发丰腴饱满，
透着情色的粉红。它急于
想要说出它的快乐，
满胀的欲望在作祟。

我的身体很美，世界的
凝视却让我感到羞耻，
只想全然遮住它。
直到我厌倦了，
在别人的目光中成为我，
那却不是真实的
我。

我的身体

诗 / 王丁丁

意外

文 / 策兰

彩虹的穿衣风格很糟，不是指她会无耻到穿白袜子，而是说她对衣服的品味拉低了整个妓女行业的水准。今天她坐在我身边，看着床上那粉红色的小外套，我决定和她严肃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她问我不穿行不行，像她此刻这样。我把这当做一个很真诚的问题，想了很久告诉她，不行。因为我发现她的胸型并不那么对称，这个原因我当然没告诉她。事实上她根本也不在意。当我说不行的时候，她放下吃了一半的李子瞅着我：什么不行？

我说我累了，想出去走走，问她能不能陪我。她说得加钱，我说那算了。我上了趟厕所，出来时她已经把衣服穿好了，我让她把西面的窗户关好，我看天色不好。我怕下雨。

我们是骑着摩托车出发的，出门向南走一段就到了公路。公路1.5公里处有一个岔口，可以进两边的森林。我和彩虹把摩托开了进去。我们俩相互摩擦，终于都没有忍住，脱光了大干一场。冷得要死。彩虹躺下喘息，突然叫了一声，我看过去，她身体下面有一个白色面具，这把她吓了一跳，她赶紧抓起外套套在身上，我也穿上了裤子。我们打算离开。可就在这时，她突然蹲了下去，我也感到一阵眩晕，向后坐了下去，我们使劲摇摇脑袋，睁开眼站起来时，有点分不清方向。“我的裤子呢？”彩虹的裤子不见了，我的夹克和毛衣也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我下意识拉起彩虹的手，走了一步突然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脚，我低头看，又是一个白色面具。彩虹尖叫了起来。我感觉有

点不对劲，因为这个白色面具怎么踩也踩不扁，我试图把面具拿起来，可费了半天劲它都纹丝不动。当我再转过头时，彩虹不见了。

我慌了，四处找她，眼前全都是树，全都是一模一样的树，根本无法分辨。我感到恐惧、绝望和主在我心中的消逝。正当此时，我发现不远处地上的一堆树枝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闪，只闪了一两下，我不太确定那是什么。我冲着那光走过去，拨开树枝，发现竟然是一块蓝色玻璃。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一块蓝色玻璃？毫无道理。可我无心理会。正当我打算把它丢到一边时，我突然发现这玻璃上影印着什么，我把它放在我裤子上擦了擦，上面好像印着一个不规则的方块，方块里面有一个类似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肉体，或许那就是耶稣？我不知道。我满心都是离开，彩虹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没有外套，我冷得要命。我把那块蓝色玻璃扔到一边，掉过头赶紧寻找出路。突然背后一阵猛烈的剧痛，我彻底晕过去了。

“嗨，嗨兄弟，你还好？”我面前蹲着一个交警，“这出车祸了，你知道吗，你的摩托车都快碎了，真庆幸你没什么事。我们就从你后背上发现了一块儿蓝色玻璃，插得不算深，可你也流了不少血。那玩意儿好像也不像是什么挡风玻璃之类的，你可以看看。”他转过头去，“彩虹，彩虹把刚从这兄弟背上拔的玻璃片拿过来！”“彩虹？！”我惊叫了一声，“嗯？认识？”交警问我，那女交警走了过来，是彩虹没错，可她完全不认识我，而且她的头发也变短了，带着警察帽儿，很良善的目光。“那块蓝色玻璃不见了哥。”彩虹显得有点委屈，“什么？”交警有些讶异，并顺手接过来彩虹给我找的外套。

“听着，我挺好，我没事，我后背很疼，我想回家休息，好吗？我的车已经没法用了，能麻烦你找辆车把我送回家吗？不远，开1.5公里就到！”我在请求那个

交警。“你得去医院。”“谢谢您，我觉得不太需要，我只想回家休息！”“嗯……如果你坚持，那好吧。”他给我找了辆车。临上车时，我不由自主地向彩虹看去。她也在看我。

到家之后，我赶紧寻找冰箱，我急需酒！我打开冰箱，拿出一瓶伏特加，连七喜都顾不上兑，就先灌了一口。稍微冷静一点后，我想了这半天发生的事，让我十分恐惧，我决定明天就离开这。

当我把伏特加放回冰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冰箱多了一件东西！在最里面，藏得很好。这要是在平时，我根本不会发现，可我此刻自觉在危险之中，我的本能让我警惕性更高，让我对周遭的一切变化都更敏感。我慢慢把手伸向里面，那东西很凉，和周围的啤酒还有可乐都不是一个程度。我把它拿了出来，我被吓了一跳，我尖叫了出来！那是一个水晶容器！一个不规则的水晶容器！里面……里面竟然是只穿着外套的彩虹！她缩小了好多倍，被泡在那个容器里，脚步已经开始溃烂。我被吓坏了，加上那容器又冷，我失手打碎了它！

我惊魂未定，低下头想看到些什么，可地上除了水以外，什么都没有。突然我感到身后有一阵凉意，我从西面的那扇紧闭的窗户里隐约看到一个粉红外套——彩虹站在我身后！我慢慢回过头去，看到她手里握着一把刀。她举起刀，她要砍我！我撒腿就跑！

我又跑出门来，眼前只有刚刚那条他妈的公路！我别无选择，我得跑，尽快跑！这时天上开始打雷，两边的森林在我耳边呼啸，雨已经下下来了。我越跑越累，我觉得身前越来越沉，我下意识低头看，我的天！我的胸肌变成了乳

房！我还看到了我变长的头发！我喊了出来，我听见从我嘴里发出的是女人的声音！这太可怕了！彩虹追上了我，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我摔倒了，当我回过神来，我竟然发现拿着刀的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在追杀我！我哭，我嚎叫，我求他住手！我试图拼死挣扎，我踢了他的下体，他叫了一声，我转过身试图再爬起来，却被他狠狠踩住。突然，我背后一阵疼痛，我又晕了过去。

“嗨，嗨姑娘，你还好？”当我醒来，我面前蹲着一个交警，“这出车祸了，你知道吗，你的摩托车都快碎了，真庆幸你没什么事。我们就从你后背上发现了一块儿蓝色玻璃，插得不算深，可你也流了不少血，那玩意儿好像也不像是什么挡风玻璃之类的，你可以看看。”他转过头去，“小哀，把刚从这妹妹背上拔的玻璃片拿过来！”他走过来，顶着我自己的脸，把玻璃拿了过来。我的目光从他的或者说我自己的脸移向那玻璃碎片，它就只是一块蓝色的玻璃，上面什么都没有。交警说要带我回去做个笔录，我答应了，当我上警车的时候，下意识的向我自己看去。

他

攥着

那

蓝色

玻璃

冲我笑。

意外 / 第三



Illustration Iris Lei

猛犸湖之梦

文 / 策兰

1

梦中醒来。感到森林之手的抚摸。回忆某些情境，头疼相对缓和了情绪。突然觉得坐起来很费劲，像是自己的背部长了一个巨大的脓包，感觉自己像一只乌龟一样狼狈。下了地，打开灯。事物在眼中分外模糊。我没在意。想找我的睡衣。猛地转过身时，身后一阵玻璃碎掉的声音。我不知道我的水杯为什么打碎。只感到尾巴骨在持续兴奋。我扭过头，拾起那个碎掉的水晶容器，手被割伤。突然想到那个老妇摸着我的脸说：“孩子，今夜有血得活！”我劝自己不要再想这些怪梦，可脸上分明的潮气还在。

突然我停住了。因为我模模糊糊看到自己的指甲又尖又长，手上的皮肤褶皱得厉害，整只手看起来就像干枯的老条。我吓坏了。冲到镜子前，我看到一只又大又丑的老鼠。我拼命活动手指脚趾，毫无问题。我没有被梦魇。我觉得我完了。想离开家，想给亲人一个解释。我拿起一支笔，用力的写着：“妈妈，早上醒来，我发现我变成了一只老鼠。爱你的儿子。”我挺满意的。放下笔准备走出客厅时，又回头补了一句“帮我和老师请个假！”，才出去。路过客厅时，我瞄了一眼镜子，隐约看到自己长在脑袋顶上的眼珠又黑又亮。我用爪子挠了挠脸，走出家门。

家的北面 1.5 公里处有一片森林。天还没完全亮。我向森林飞奔而去。

2

我喜欢男生为我口交。一天起码要七次。男人的舌头是从女人的阴道里长处来的。是最早挣脱枷锁的人。他们有义务回来救赎阴道中其它被枷锁束缚的灵魂。一天，正当一个男生领悟“洞穴之喻”时，我妈妈突然回家了。她那天差点死过去。后来医生说我是“性瘾少年”。我很厌恶这个称谓。我依旧为男生们讲授“洞喻”哲学，他们很爱听，听的时候他们的喘息声很重。有时莫名其妙就使起劲，咬得我很疼。我不得不叫停。每当这个时候看着他们张着糊满液体嘴望向我，我就能深深体味到哺乳动物间那种凌驾和授权的快感。

我终于和家里弄翻了。那天学校有个活动。我想装扮成白雪公主。我读的书很少，心中只有几个故事。白雪公主之所以让我记得并羡慕，是因为她的男人最多。她有七个小矮人！哇，想到这里我就很爽，就莫名其妙窝起小腹扭扭屁股。我妈妈看我穿着白雪公主的黄裙子指着我：“别再往里包男人啦！去换条牛仔裤吧骚货！”我扭头扇了她一巴掌就跑出了家门。

可能因为跑的太急，出门撞到了一位老妇，她菜篮子里的莴苣滚得很远，我捡回来给她。她微笑着：“白雪公主！”我也向她笑，感到很有尊严。等我走进，她突然抽了抽鼻子，“晚上去引诱他，可别让他进来，他会治好你的病！”她站起来，我朝着她的背影喊：“性交爽吗大娘？我想让他进来！”她慢慢地走着，“我闻出来啦公主！我一闻就闻到你啦！今夜离……”突然从南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噪声很大导致我没听清她后面说的什么。摩托开得很快，风中暂留着两张惊恐的脸。再看那个老妇，她好像挥了下手又放下了。她已经走得挺远了。大概刚刚是和我在告别吧。我赶紧跑向学校。

在门口我就看到我的妈妈和那个给我定义为“性瘾少年”的医生现在班级门口，

我想象着他那猥琐的下体。哼！想抓我？我一跑开你们就会回家性交！烂苹果！我决定不去上学了。从操场绕开，走向学校后面的森林。

森林里光很好。从小知道这片森林，但自己从来没来过。我躺在地上打滚、笑。从一个山坡滚到另一个山坡。闭着眼，什么都不想。一棵巨大的树挡住了我，我停了下来。感到那棵树在抱我，立刻就把两只手交给它的手。它慢慢缠绕着我的腰。突然悲从中来，哭了好一阵子。我把腿分开，蹭了蹭树，没什么感觉。困意袭来，渐渐失去知觉。

再醒来，听到了水声。凭着月光，找到一条湖。我洗了把脸，仔细看着水面。我还没用水当过镜子呢。我觉得我简直和书里的白雪公主长得一模一样。看着看着，我就把手伸进了裙子。感到热。我在盼我的小矮人。我躺在地上装死。盼着小矮人们出现。实在是太热了，我又把手放进了湖里，又往脸上泼了些水，感到清爽一些。闭上眼时，隐隐听到一阵窸窣声。

3

我整整一天都在剥一只松子。

从家里跑出来后，总还是遇到了那么一对儿倒霉蛋，他们吓坏了，一路向北飞奔。我钻进森林后，喘息了好一阵。感到一阵饥饿。我跑了很多地方，这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加上我的视力很差，总是在跌倒，身上感觉很疼。森林黑的比外面早。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大松子，却怎么也剥不开。我手脚并用，样子狼狈极了。后来我放弃了，决定直接吃掉它。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咬得动它，味道还很好吃。我边吃边眨我的黑眼睛。

填饱肚子后，无所事事。就闭眼在山坡上打滚。突然被一棵大树拦了下来，我的肚子被这棵破树撞得很疼。站了半天才站起来。听到不远的地方有水流声，就向那声音走去。

4

我扭过头，一只巨大的老鼠盯着我。丑极了。

但它没吓到我。公主是不该害怕的。它的脑袋很尖，不对，脑袋很长，嘴很尖。我下意识窝起了小腹，屁股不自觉扭动起来。

我突然想试试这家伙。

我掀起我的黄裙子，它没反应。我拿黄裙子冲它扇，它没反应。我脱掉了内裤，开始在它面前小便。听到声音，它开始走了过来。我努力把阴道抬起来，想送给它花朵。

5

我恍恍惚惚看到一片黄东西在晃动。动的部分很高。黄色上面大概是蓝色，貌似还有点红色的东西被风吹着。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是个什么。

溪水还在流。



一会儿，眼前这三种颜色停住了。慢慢变矮了。红色看不到了。黄色很亮眼。溪流声在我耳畔散开。我向前走。

突然，我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是自然的那种鲜气。我加快了脚步，甚至感觉自己跳了起来。我离那片黄越来越近。不一会儿，黄色竟然飘上了我的头顶。眼前出现一团耀眼的粉色。那正是香气弥漫的所在。我探了探头。那片粉色像是开了口，里面黑漆漆的，我被一股更刺激的味道吸引了。一头就钻了进去。睁开眼，面前竟然是一片红色的大海。我奋不顾身就跳了进去，铁质的气氛中嗅到一股奶香。我张开嘴，奋力地开始喝。领悟救赎原罪的某种法喜。

我喝饱了。扭过头，大门却关住了。这个封闭的空间开始慢慢阴暗下来。粉色消失了。红色消失了。黑漆漆的一片。我感到害怕。渐渐地，一股恶臭飘入鼻中，腥气很重，像是解剖一只死猪的肚子时发现里面有些放了四天的虾。我迅速向前跑去，冲破一道门又一道门。再打开一道门时，里面很逼仄。突然一个巨大的球压上了我的脸，我手脚并用，样子很狼狈。那个球压着我的脸，我想吃掉它。可它太大了。不一会儿，我就开始无法呼吸。那只球占了优势。我闭眼了。

我死了。

6

天使抱了我，“欢迎你！”

我习惯性解开衣服。脱下裤子。望着他。

同时微笑。

7

眼皮很重，很难睁开。感到脸上有一只潮湿的手。我动动手指脚趾，睁开了眼。

第一眼看到的是月亮。月亮边上是绿色的光。

我想起了那只手，摸了摸，果然是。我把那手拿开，扭过头去。是一个女孩，光着身子。我摇摇她，“别装死啊，喂！”。她没动。我起身。看到她的左手在一边的小溪里，两腿之间都是蓝色的碎玻璃渣。阴道裂得惨不忍睹。我没敢再看第二眼。

我跑去水边，看到自己又变回了人，很开心。知道要回家去了。

临走特地找了几颗松子。

8

“天堂是没有性别的哦，公主！”

他盯着我两腿间也报以微笑。

我摸了一下。睁开眼。

掀开被子，床单又湿了一片。

“
在最敏感的年龄
身边人一个随意的眼神都像是一次末日的审判。”

驼背的毛病应该是从小学就落下了的，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岁了走路还是会含着胸。原因很简单，五年级的时候，我发育了。作为班里个子最高的女生，过早抽长的身体让我的荷尔蒙到来也比身边人快一点点。那时的我常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紧张而又新奇的看着胸前渐渐隆起的小丘。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算是我人生中了解自己身体的第一课。那时的我对这种变化更多的是感觉到恐惧。在最敏感的年龄，身边人一个随意的眼神都像是一次末日的审判。没有性教育的年代，那时有关性的话题对于小女孩而言是禁忌而羞耻的，男生们讨厌女生（或者说想引起她们的注意？）的方式就是在她们面前大声学出交媾时的喘息声，女生们就会红着脸落荒而逃，即使双方都完全不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心中有一个刻板印象，这是性，是下流，是万不可说。我被我妈逼着穿上了小背心，那时从没穿过这么短的衣服，时常觉得勒人又别扭。偶尔衣服领口大了背心带子滑落出来，男生们似懂非懂的起哄更是让人羞愧万分。有一次，我去超市买我最爱吃的零食，坐在前台收银的老板娘认真盯着我的胸部评判道：“小姑娘长胸啦？”。顿时手足无措。我常去那里买东西，阿姨与我挺熟，自然也知晓我的年龄。她突然凑上来在我耳边特别小声的说：“小姑娘发育的有点早啊，是不是偷偷看偶像剧了？”时隔了这么久，我已经忘记当时的我是怎么离开超市的，可阿姨脸上那份狭促的笑容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我的背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驼的。一弓便弓了十几年。年少我实在太过于展示自己这证明我和别人不一样的胸部，那离我家最近的超市从那之后我更是一次都没有去过了。比较讽刺的是这让我在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受尽苦恼的胸部，在简短的过早萌芽了之后就停止了生长。如今的我平胸，个高，驼背，素面朝天。但我依旧很喜欢这样的自己。现在的我计划每天靠墙半小时锻炼仪态，学习画画，喜欢拍照，用心阅读，和热爱生活的人做朋友。有时候真想回去给那个在深夜里为自己的身体感到恐惧的小女孩一个拥抱，给每一个女孩子一个充满爱的抱抱。

希望每一个女孩子都能早点明白，你的身体从来就没有什么错。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了解它、尊重它、热爱它。
真有幸与这么可爱的你们一起同为女生。

大李子

关于“贞洁”

在我非常小，大概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阴道出了点血，我以为自己的处女膜破了。当时我很恐慌，特别害怕结婚的时候交待不了，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暗暗地沮丧了好几天，翻来覆去地想到底要怎么办，怎么跟以后的结婚对象解释，不断地在脑子里尝试说服某个不存在的人。在这种思索中好像突然闪过一丝火花，我福至心灵地想到，这简直荒谬得不得了，我有没有那一层膜、怎么没有的，不管对别人来说有没有区别，反正对我是没有，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顿悟的感觉很奇妙，第一次发现关于性的许多长篇大论都是空中楼阁，很多女性长期忍受的难以磨灭的羞耻和痛苦，都来自被强加的毫无实际意义的东西。当时八九岁的我感到一阵无法形容的轻松，还有一点悲哀。从此以后我就对所有此类道德规训免疫了。或许这样说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毕竟我（非常幸运地）基本上没有遭受过与性和性别相关的创伤事件，说这件事情只是想说，我觉得越多的人能超脱于那套关于“贞洁”的话语之外，女性才能越有尊严。

SILENCE



SILENCE

Photo **Spiralcurd** Model **Lu Bianzi**



//

你可以有千万种自由呼吸的方式。
祝愿沉默不再是我们最后的抵抗。

//





有很多事情不愿细想

文 / 叁拾

有很多事情不愿细想，怕是触景伤情，怕是自作多情。可是不时常回顾下的话，又会像是伤口一样，好了也就忘了。疤痕浅浅的，代表不了什么——这样的“存在”是逐渐消失的。

回顾自己的人生只对自己有意义。自己眼中的别人和别人眼中的自己，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是一样的。有差别的是人称代词：我，她，他。不过有的时候也会跟自己以“你”相称，展开一场荒诞的对话：

“你可不能再继续无所事事了。”

“你能不能跑快一点？”

“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废话！”

而事实却是，你又从整日的放纵颓唐中获得某种诡异的乐趣。

永远不要从外表预估一个人内心的多少。第一人称书写的剧本是不可说的，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自己的想法。这不是个坏事，这只是个事实：我们没办法，像自己和自己对话那样，控制别人和

自己的“对话”，不管是语言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影响”，也可以让其他人把我们当作我们想让他们把我们当成样子。我们可以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自己，就像你隔了一段时间就要去看看自己之前发过的社交媒体。但千千万万不能说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是完全等同的：你的我，我的你，我的我，这些是不一样的。

一个小孩，恨不得前半生都是群体里最矮的，突然到了某个节点，个头长到了平均水平，然后又远远超出常人。可在Ta的自我认知中仍旧是那个“矮子”。尽管实际上周围的世界早就——就像是被突然间完全“扔”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变了！我们对于“高矮”的认知依赖于周围的环境。告诉一个新生儿Ta有50公分长，是白费功夫。然而“高矮”又并不完全取决于外界：有些“设定”一旦被接受、被内化，哪怕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认知也很难改变。至少对于一些人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这个小孩认为自己很矮，尽管周围的人都觉得Ta实际上高的可怕。对于这种看法，小孩是了解的。可是Ta会怎么做呢？——从事实上，小孩接受了自己很高的说法，但对于自己的看法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当每次说小孩很高的时候，小孩虽然会表示认同，但心里一个声音总是锲而不舍的发问：“‘高’到底是什么感觉？”

而这一切，“别人”是不知道的。

灰姑娘到底有多勇敢，才能从终身劳作的后厨跑到皇宫里的舞会呢？



Illustration Iris Lei

想让别人完全理解自己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世界，本质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不是在批判人本性自私，而是说到头来都是各自面临各自的死亡。

所以想想，理解不了就理解不了吧。小孩总是孤独的。但这也是为什么小孩不会孤独至极，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在死亡面前没有谁比谁更孤独这么一说。

但如果能遇到那个跟小孩进行第二人称对话的人，在那个人的世界里，小孩不仅能找到自己眼中的自己，还能找到自己看不到的自己，想想真是合理又不合理，就当是无穷中的一个随机点吧。

我不存在的未来

文 / 王丁丁

在我出生之前，我能看见两种未来。光明从充盈血和水的通道尽头照进来，我明白，留给我抉择的时间不多了。

在第一种未来，我健健康康地出生了，生理性别女，体重2.6千克。你看着我眼睛鼻子嘴巴皱在一起的样子非常好笑。像条鱼，你说。可你不知道，我睁不开的这双眼，早已看到了很多年以后。

我出生在一个准一线城市，这里的人们可以活得很安逸，也可以很繁忙。可以市侩，也可以精英。你说我是你的希望，是你生命的延续。所以希望你我是最好的人，期待着我在无论什么领域展现出过人的天赋。

你开车带着我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去学钢琴，学书法，学舞蹈，学声乐。然后学奥数，学英语，学习一切流行在家长之间的学科和技能。只是我没有一样学成了天才。

刚上幼儿园，你就买学区房，给我择校，想让我上全市最好的学校。你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小升初考试我差几分才到分数线，你就求爷爷告奶奶地找领导，送礼，交赞助费。一天吃完

晚饭，我说，我上个普通的学校也没什么不好的，过普通普通的生活，像你一样。你一边刷盘子，一边教育我，现在在你身上花的钱，那都是投资。幸好生了个女儿，将来是招商银行，要生个男孩，还要攒钱给他买房买车。所以啊，你上的学校越好，将来越有可能好好回报我啊。

你说我还小，跟我说这些我也不懂。没错，我是不懂，我明明是人，不是商品，为什么要在我身上投资呢？

高中的时候，我读寄宿学校。每周末回家一趟，发现你原先白洁光滑的脸上渐渐生出细纹。小时候你还会去美容院，可是现在，为什么越活越粗糙了呢？深夜我在房间做作业的时候，听见他回来了，什么也不管，就横躺上沙发开始看电视。你先是不满地指责了几句，见他不作反应，于是火气被点燃，两人大吵大闹。他说天天陪客户很累的回家歇会儿都不行，你说我凭什么又要在外面赚钱又要在家给你们当佣人我图什么。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屏息静听，我猜你早就忍不了他了吧。可是我希望我有一个完整的家，所以甘愿忍受这样的日子。你总是说，离异家庭的孩子心理都有问题。

第二天一早，你开车把我送到学校。你皱着眉头，迎着冬天的阳光目送我上学。

这便是我看到的第一种未来。

我不存在的未来 / 王丁丁

我不存在的未来 / 王丁丁

在第二种未来，我并不存在。我在出生的时候夭折了。你不想再要孩子，说受不了第二次经历怀胎十月的过程。你和他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子。他还是那样，日日带着一身酒气晚归，周末饭点自动上桌，餐后一摸肚子躺回沙发上看电视。

你们因为再要孩子的事情吵过几架之后，你终于忍受不了他。你们去办了离婚手续。

那之后，你过上了逍遥自在的日子。不缺钱花也不缺时间。工作之余和闺蜜好友世界各地旅行，用最好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四十出头，皮肤仍然是二十的状态。你游走在不同的男人之间，杯盏交错，纵情欢爱，他们为你疯狂，可你再也不会说什么承诺和永恒。

有时候，你独自一人在家读书时，突然担心自己晚年老无所依。可你很快就摇摇头，对自己说，我会交很多朋友，我会种花养草，会读书看戏，会学好多门语言然后周游世界。我会为自己而活。也许会在七十岁的时候遇见真爱也说不准。

后来，你交了一个意大利男友，他爱你的活泼和才华，也爱你对生活充满热情。你随他去意大利游历一圈，见到他花白头发的母亲和与前妻生下的可爱男孩子。他在游船经过叹息桥下时向你求婚，你亲吻他的鬓角，说你爱他，然后拒绝了他。

你说，我已经活完了一辈子，现在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还没

有看够。

你离开了他，回到自己的城市。即使凛冬已至，你依然每日身姿轻盈地出门，不顾议论纷纷，不顾评头论足。你不惧寒冷，迎着阳光，涂着唇釉的嘴唇鲜亮动人。

这便是我看到的第二种未来。

我几乎不需要动脑就可以做出选择。因为一切人生都是选择，就像十个月前你选择要孩子，可你忘了是为什么。丈夫的需求，婆家的鼓动，或是你本身对母亲身份的憧憬。你犹豫过恐慌过，可是最终屈服了。但是，似乎这选择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你只是被命运的洪水卷着，不由自主迷失在选择里。

既然如此，你难以做出的选择，我来替你做。

请别担心我，母亲，我不惧怕死亡，因为我未曾生过。

通道尽头的光亮刺激着我的视神经，我在混沌中摸索，将联结我与你的生命的锁链缠绕在颈上。

祝你幸福，在我不存在的未来。

我不存在的未来 / 王丁丁



生而为女

文 / 无名氏

当少女还年轻的时候，如果很幸运地不是生长在风雨飘摇的苦难之中，很难意识到“命运”究竟是什么。他们在家庭的庇护之下，在升学的压力之下，朝着设定好的价值轨迹一天又一天的冲刺。那时候他们面对的命运判决常常是努力的无效和考试的失败，相信着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读书才能得到成功。并不是没有一些风言风语，例如“男孩子学理科比女孩子厉害”和“女孩子更适合学文科”之类。这种基于性别的模糊偏见通常出自一些家长和老师之口，在读书的日子里也不会引起还没有很强烈自我意识的女孩子们多大的反抗。也许有些理科吃力的女孩子反而信服了这样的偏见，选择发挥自己的长处而放弃了理科。

这种偏见是典型的性别偏见。很多人认为，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区别，必然先天性带来男性和女性思维上的差异。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是，男性思维偏向理性，女性思维偏向感性。两性之间确实有着生理上的显著不同。性别之间的思维差异，究竟是由先天性的生理因素影响作为主导，还是后天的社会建构作为主导的问题，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确非常重要。但是我在这里要提出的是，对于女性主义者的性别权力观点，其实这种很难有正确答案

的问题，研究的最终结论是什么都无关紧要。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

假设，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男性与女性的思维生理性先天不同。我们应该让男性和女性顺应思维的天生差异去担任不同的职位，还是努力通过后天培养，让男性和女性能够在一定思维层级上都具有平衡的感性和理性能力，从而让他们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方向？

假设，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男性与女性的思维不同主要由后天因素主导。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了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的不同，过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平等是如何塑造了两性差异？

还有一种假设，男性和女性的思维没有不同。

如果真的存在“男性思维与女性思维的先天性差异”，我们不应该顺从这种差异让男性与女性听天由命，应该努力用后天的努力去改变这种差异。意识与基因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正是因为它复杂，很多人误以为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命运分配给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去反抗命运。不需要反抗命运的幸运儿往往很难意识到命运的可怖，可是如果你是被命运压迫的囚徒，你一定知道。

当我们倡导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在反抗一种秩

序，那就是“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秩序。反抗压迫与苦难是人类永恒的斗争，任何人都想要获得自由，这宝贵的、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当你明白什么是属于自己的正义，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你的敌人。而当我们提倡女性权益和重视女性身份的时候，不代表所有男性是我们的敌人。

女性主义不是要开启一场女性对男性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是所有将性别不平等内化为自我价值秩序，也外化为各种政治成见与实际行动的人。

在我看来，“人人平等”应该是女性主义的价值核心。女性主义并不是要女性取代男性的优势地位而去压迫男性。而是否定所有性别从属秩序的合理性，重视女性本身的价值和特征。并且审视这些特征的社会性和生物性的构成，反思「女性身份特征」的来源和正当性。让女性挣脱外界给女性的定位，拥有选择成为什么样的女性的自由。

这个社会曾经（也许现在也是）更流行的观点是“女主内，男主外”。社会对女性传统的定位，往往把女性和家庭而非事业联系得更紧密。传统的全职家庭主妇形象一直饱受诟病，一些主张女权主义的人往往希望女性经济自由，独立自主，以事业为中心，绝不能当把围着家务团团转的家庭主妇。在女性主义的重构中，我们与其说去抛弃和完全否定家庭妇女定位，不如重建它的内涵以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摧毁它对于女性的压迫性。重视家庭劳动的价值，把它与工作劳动等值，把「温柔贤淑」和「任劳任怨」区别

开。把「以家庭为中心」和「以家庭为全部」区别开。把「在家庭分工中担任家庭内部的工作，同时又有能够独立生存的技能」和「没有自己的生存价值，只为了丈夫和孩子活着」区别开。我们可以重新构筑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劳动价值体系，不仅让拒绝成为家庭主妇成为独立自主的选择，更让选择成为家庭主妇也是独立自主的选择。

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女性特征：爱看言情小说。女生爱看言情小说，而男生爱玩游戏，这也是关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相当流行的一种偏见。女性似乎总是和“柔弱”、“感性”、“容易被打动”、“心太软”、“泪点低”、“情感动物”、“胆子小”这些标签联系起来。同时，女性的外表在她们生活中的影响，比男性的外表在他们生活中的影响要更大。化妆品在女性和男性中的流行性不可同日而语。女性美和男性美在社会认知中几乎可以说是泾渭分明。

这种文化中对性别不同定位，包含了无形也无情的权力压迫。它预设了女性是软弱的，男性是勇敢的；女性是容易失去理智的，男性是始终坚守原则的；女性的价值更由外貌来决定，男性的价值更由内在来决定。在这样的文化中，女性们是朵朵在温室的花，美丽、脆弱、不堪风雨，却负责生育这一“伟大的使命”。这样的定位必然导致绝大多数女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成为各种权力棋局下的牺牲品和交易品。也必然导致女性在自身价值的荒原中产生对于生育这一动作的格外看重，甚至将生育的孩子作为人生的唯一意义。女性主义反思与聚焦女性本身的意义，就在于凝视和审视自身的所有部分，认出它们的来源，辨别它们的对错，重新解构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诞生出新的视角和起点。



Women are the only oppressed group in our society that lives in intimate association with their oppressors.

Evelyn Cunningham



Photo 年轻的扯淡人

性别教育，了解一下
文 / Brokenbones

2018年，想必大多数朋友，尤其是年轻人，都已对LGBTQ有或深或浅的了解。但许多中国人谈到LGBTQ，首先关注的是性取向（尤指Gay&Lesbian），然后想起跨性别者，最后才注意到其他“性少数群体”。在此处我称之为“其他性少数群体”，是因为我们社会还处在一种性别二元的、以非男即女为主流的思维模式当中，并且在这个环境下，即便是为性格多元而维护，也依然无法摆脱下意识的性别偏见。

前几日刚在微博上掀起波澜的“娘炮”话题曾吸引我的注意。9月初，微博上一些大V对CCTV开学第一课中邀请“娘炮”嘉宾发表不满，指责他们给孩子做了不好的榜样，并且几日后，新华网刊登了一篇名为《娘炮之风当休矣》的文章来反对当今娱乐文化中粉丝偏爱白净、可爱、瘦弱等具有“传统女性外貌特征”的男明星的现象。更甚之，央视似乎也对此有所处理，将此类男明星排除在了中秋晚会邀请名单之外……种种对“娘炮”男性的口诛笔伐，引起了粉丝以及一些围观群众的反对。然而当我看到反对的论点时，心里还是免不了有些许失望。譬如“男人是要有担当一点，不是阳刚一点”，或者“男人的阳刚是要体现在性格上、责任感上”以

及“娘是指行为，不是长相”、“娘属于骚包、说话喜欢用女性用品”等等。这样的现象，恰好说明了我们的社会甚至还在依仗性格上的性别二元论来为外貌的多元做辩护。

我想起某次与母亲一起去看电影《我不是药神》，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坐在车里探讨心得。母亲当时说她很喜欢主角程勇，觉得他这个角色很“男人”，我非常惊讶，问她觉得主角哪个方面很“男人”，因为我完全没看出来。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看这个角色，他既不是合格的丈夫也不是称职的父亲，没有任何一个确实跟男人有关的特征在主角身上有所体现。母亲于是说，虽然他长得不强壮，但他有责任感、有担当，他为许多人无私奉献。我听后只好无奈叹气，我想说**“女人不可以有社会责任感吗？女人不可以担当吗？如果是一个女性为身边的同胞无私奉献，难道也该表扬她们很‘男人’吗？”**但我知道，一句两句的反驳并不能真的改变母亲这种潜意识里的观念，我知道认为男人应该更有责任感，或是天生社会性更强，正是现下社会最主流的性别刻板印象。

我们真正应该怎样去教育下一代？告诉男孩子要阳刚，却告诉女孩子要漂亮？或是“男孩穷养，女孩富养”？显然，在一个我们都已基本在“性别平等”上达成共识的时代，大多数人却并没有真正理解“性别差异”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区别。

我意外了解到无性别教育是因为网上流传的关于瑞典无性别幼儿园（统称为“埃加利亚”）的新闻。这种学前教育的概念是让孩子不受到任何性别观念的束缚，在包容开放的环境下成长。从人称

NINE PERCENT = 娘吗？



性别教育，了解一下 / Brokenbones

开始改变，不能说“hon（他）”和“han（她）”，而是用中性第三人称“hen”来代替。对于书籍和玩具，则是采用种类多样、混杂放置的方法，比如娃娃和小汽车都堆在一起，尽量为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我还查到有几位母亲以她们的视角叙述的“埃加利亚”，老师们对于学前孩子的活动不会多做干涉，即使磕碰、摔跤甚至打架，在出重大意外之前也完全不会上前制止，男孩女孩都一样。有一位因不放心而去陪读的母亲，在目睹班里男孩子打了自己的女儿后，愤愤不平去找老师，质问老师为何看到男孩出手打女孩会坐视不管，而老师却告诉她，“你的女儿也可以打他啊”，母亲哑口无言。尽管经历如此挫折，她最后却没有给女儿转学，也不再陪读，而是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埃加利亚”。我想这位母亲做了一个绝不会让她后悔的选择。

我在今年看到的一部教育纪录片，真正说明了无性别教育带来的好处。Dr. Javid Abdelmoneim在英国一所普通小学做了一项实验，他带领着一个班里的23个七岁男孩女孩们一起，体验三周的无性别教育下的课堂^[1]。他在开始前的采访中注意到，男孩女孩对性别的认知已经形成，在问到男女区别的时候，学生们大多数给出**“男人更成功/挣更多钱/更聪明/是掌控者/是主导者/比女孩厉害”“女孩漂亮/柔弱”**这样的形容。他做了一个多方面的能力测试，其中包括学生对自己的成绩的预测；并发现女生会很高程度地低估自己的能力，而大多数男生则不会运用语言表达感情。

Javid认为，改变环境才能消除学生们当前对性别的认知偏见。他首先改变了教室，将衣柜中原本男女分别放置衣物的规定改为

性别教育，了解一下 / Brokenbones

随意放置，然后撤走了所有有可能带来性别偏见的儿童读物(例如传统的公主读物)，换上了一些内容更加性别中立的书。他还帮助班主任，在学生们的监督下逐渐改掉称呼女孩“love”，称呼男孩“mate”的习惯，并且在课堂上用抽签方式让学生回答问题，以避免像往常那样下意识在数学课上点名男生多于女生。

我认为Javid做得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为学生们请来了女魔术师、女机修工、男舞蹈演员和男化妆师来为他们上课。行为心理学认为孩子会通过模仿成年人的行为来适应社会，因此如果某职业中一个性别相较于另一个性别更常见许多的话，孩子就会形成“这是男人做的职业”“这是女人做的职业”及类似的固定思维模式。而且这种思维模式甚至还会一直保留到成年，比如觉得女人不应该带兵打仗，男人不应该纺织绣花，这样的偏见在现代中国并不少有，而在中国还算得上是主流。在这堂课结束时，有一些女孩开始对汽车感兴趣，也有男孩因此喜欢上了跳舞。我认为Javid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四个颠覆性别职业观念的人，而是四个领域的榜样，四个未来的可能性。

不仅仅在学校，Javid甚至通过与家长沟通希望给班级里的学生们创造一个几乎没有性别偏见的家庭环境。他通过实验发现，成人在与幼儿共同玩耍时会基于小孩的性别帮助它挑选玩具，并且在小孩没有表现出对某一玩具的特殊喜爱时，下意识将自己所认为适合的玩具当成“孩子喜欢的玩具”。于是Javid进行了家访，帮助家长甚至有些强制地将学生房间中一切可能带有性别标签的玩具全部没收（仅在这个实验学期内），女孩子房间里的公主裙、



性别教育，了解一下 / Brokenbones

洋娃娃，男孩子房间里的玩具手枪、机器人模型等，取而代之的是，送给他们平时不会玩的玩具，让男孩体验缝布偶而女孩拼装小汽车。结果反馈出乎意料地好，许多孩子已经开始主动向父母要求继续购买类似的玩具。相信久而久之，他们能够在更大的兴趣选择范围中挑选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Javid实验课程的成果。三周的课程即将结束时，他让23名学生又做了一次能力测试，结果显示，男生的友善程度上升了10%，不良行为下降57%，能够用更准确的词语抒发自己的情感，女生也认为男生表现得更加有同情心，而女生的自我激励能力上升12%，对自己能力的预测准确度也提高了40%，比起课程开始前女生们描述自己所使用的外貌词汇（有一位女生形容自己“丑”），她们如今能用**“更聪明、更强壮”**来评价自己。在课程开始前进行过的七巧板比赛里，男生相较于女生快速很多，甚至有几个女孩没有完成任务，但在两周的训练后，比赛的前十名男女各占一半。我对这个数据感到惊喜异常，这代表大众确实低估了两个性别的潜力，因为许多人认为男生很难学会表达关心和表述情感（没错，我们称之为“直男”），而女生也被普遍默认为空间逻辑能力弱，事实却是，仅仅三周，他们就能够学会很多，甚至与“对方的优势”相匹敌。

我不难看到有许多对这种教育批评和质疑的人，许多人甚至说这是“性别模糊”，而不是“性别平等”。但在一个成年人都分辨不出自己的性别偏见是否影响了孩子，或者连性别偏见的界限在哪都分不清的情况下，如何给未成年人一个性别平等的环境呢？要我

性别教育，了解一下 / Brokenbones

说，根本不存在“性别模糊”，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带有性别偏见的辩护罢了，在“埃加利亚”和Javid的课堂中，没有任何一项改变会让孩子分清自己的生理性别，而社会性别——或者说性表现——本就是不应该是二元的。

人们常用生理上的男女差别来为“性别差异”正名，譬如雄性荷尔蒙更易于增肌，显得强壮，而雌性荷尔蒙则增脂肪，显得圆润水灵。这仅仅是自然进化为种族繁殖带来的肢体上的基因差异，但若说男女之间有任何大脑结构上的决定性差异，我持怀疑态度。

为了找出反证，我试图搜寻数据资料并发现，2015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Dr. Daphna Joel与她的同事为了证明并不存在男性大脑结构vs女性大脑结构，一起收集并分析逾1400个13-85岁男女的大脑核磁共振图像样本。她们找出了体现男女大脑差异的29个部分，包括体现最大差异的如左海马体和左尾状核等，并用建立坐标轴的方式来呈现样本的分布。统计结果中，只有不到8%的样本属于完全的男性大脑/完全的女性大脑，而大多数人则是两者皆有，这进一步证明了大脑结构的男性化/女性化过程并不统一，而是在大脑的不同部分中各自进行性别分化^[2]。Joel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大脑并不是分为完全的男性大脑和女性大脑，大脑的性别分化也并非呈现在一个“男性-女性”的谱上。她和她的团队带来的成果也进一步在生理层面上为推翻性别二元论提供了科学依据。

性别教育常常被教育学家和家长老师们挂在嘴边，但我认为，真

Je me croirais le plus heureux des mortels, si je pouvais faire que les hommes pussent se guérir de leurs préjugés.

正的性别教育是教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以及异性的身体，不同器官组织的用处，让她们自己去发掘身体的潜能，让他们在性征发育之前就明白如何应对，物理上以及心理上，让她们懂得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任何一部分都不属于任何人，除了自己。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教育能够被归为性别教育。不仅不应该限制她们选择如何展现自己，更应该培养所有孩子的同理心和同情心，他们都应该值得被发掘各个方面的潜力，他们都需要对自己的能力有自信，然后在一个没有社会偏见去规范他的行为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尽管我能预见到，在未来的中国社会，无性别教育的概念一定会受到巨大的阻碍（鉴于我写到这里时刚刚看到同性恋教师被辞退的新闻，很容易想象），但我还是有那么些渺小的期许，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我能够看到身边的人，或者至少是孩子，都能够尊重其他人的个人选择，不管是打扮修饰他们自己的方式，或是性格、习惯、癖好，还是选择的职业和给自己的社会定位，甚至他们所爱的人……我也希望，这其中有我尽的一份力量。

资料来源：

[1] BBC Two, <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b09202jz>

[2] PNAS, <http://www.pnas.org/content/112/50/15468>



Honey Night

那天她来了，
“先给钱”
她说。
我打开酒，
很多很多酒，
更多更多酒。
多到把她大脑里的回忆全都冲出来。
我那晚没有干她，
只是不断让她说：
“我爱您！我爱您亲爱的！”
而我，
则拉着她的手静静地听着。
第二天我给了她钱。
我们都很愉悦。

“以后你可以事后给钱！”
我得到了一个朋友。

和四十七個女人的一百零六天 / 策三

更为高档的饮食

我们在床上躺了一天，
我又饿又渴，
就抱起她的脚
努力吮吸她的拇指。
“轻一点亲爱的，指甲油会被你啃光的！”
我看着那些廉价又脆弱的红指甲油，
心想
要是啃没了，
我就咬下你的小脚趾，
把你剩下的九个指头都涂一遍。

和四十七個女人的一百零六天 / 策三



Yang Lidan Photo **Chiffi / Hujiani** Model



84

她天天到我这来，
连续快要一星期了。
我每天给她读《焚舟纪》里面的小故事
以及我写的诗。
有时甚至连她喂我鸡蛋
我都顾不上吃一下。
我全心全意地爱我自己。

可就在这个晚上，
我默默听到她说：
“我爱你！”
这让我浑身充血，
这让我觉得我的生命有了尽头。

睁眼后，
我没有给她钱，
她也没有和我要钱。
我们不提这件事，
只是念诗和讲故事。
我们和今天的太阳一起，
准备生活下去了。

和四十七個女人的一百零六天 / 策兰

照片

我们躺在一起，
我慢慢抚平她的刘海，
“我们的猫走丢了亲爱的”，
我胆怯地说，
十分害怕。

“它会遇到下一个主人，
你也会遇到下一个女人。”

胸罩都没穿，
她就走了。

和四十七個女人的一百零六天 / 策兰



Yang Lidan Photo **Chiffi / Hujiani** Model



诺贝尔安全奖

她和我
我们住在一起
快一个月了。
她从没和男人同居过，
是我强迫她的。
我们的食物没有了。
我出去买了胡萝卜，
土豆，
和一些黄油。
当我进门，
她坐在床上直直地看着我。
“怎么了宝贝？你吓到我了。”
“你带着食物推门的时候
是我这一生最有
安全感的时候。”
我丢下食物抱住她，
她摸着我的头发：
“诺贝尔安全奖颁给你！”

我想
我们还能再住
好几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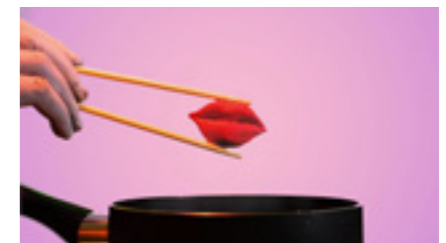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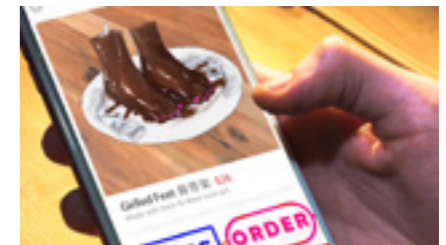
和四十七個女人的一百零六天 / 策兰

阿癩

当我早上睁开眼睛，
拥有呼吸。
她诱人的味道已经不见了，
她躺在我身边，散发着
更安静，
更野的气味。
我揭开被子，
乳房是
橘子和香槟一样的颜色，
是玫瑰混着木头的味道。
我重新把被子盖好，
等她醒来。

我们是将死之马，
床是草原。

和四十七個女人的一百零六天 / 策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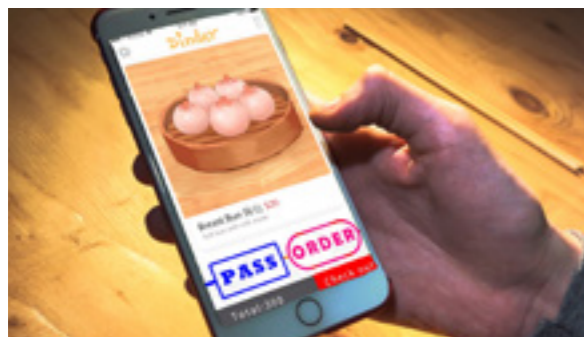


TASTY BEAU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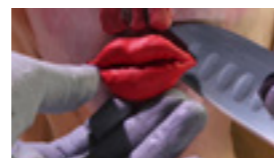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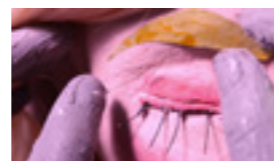
秀色可餐 Leilei Xia
Matt Minchello

扫码观看短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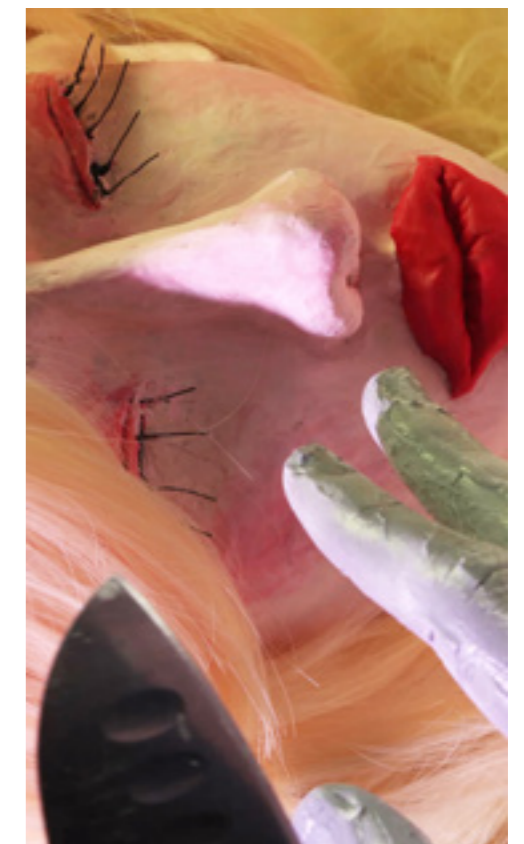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human body is a very grotesque thing that we are hoping to show through Tasty Beaut. That includes the slicing of the body parts, the very gritty texture of the clay and the way our hands make marks upon the clay.



"

There is a very superficial mentality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dating apps that focus solely on appearances, so we wanted to comment on this predicament by showing both male and female body parts being selected and discarded through the dinder app.

"



胡思乱想

XIE CHAI





闷青的自白 油画 20x20cm



别盯着太阳看，别被晃瞎了眼



在山丘上待很长时间



假面 油画 20x30cm



一百一十一个风和日丽

SON 丙烯 20x30cm

烧了他的梦

诗 / deepseaglowstick

烧了 他的梦

诗 / deepseaglowstick

烧了他的梦

诗 / deepseaglowstick



若您在我前头睡着
并且夜晚确实是凉

便悄悄地拿出火机
烧了您的梦
蜷曲的薄片拌着火苗
噼啪作响

烧尽的烟雾
灰烬的香味
呼吸这些，请您酣睡

寂静黑暗中
谨慎地贴近
您
我今夜的炉火！

A Jumper

Girl

文 / 熔岩

Like an old song, all stories repeat themselves. They stuck in your head like a broken recorder. Yet, it is, after all, just a story. One can never try and calculate life, but one can dissect a story. They have their heroes and villains,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one overpowering the other. A 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men whilst life is not written but a bottle of spilt ink. Following the trace of the ink, one can make out a fragment of truth but not the picture, for that can only be seen with a greater eye.

The story I'm about to tell you is not of any importance, it happens, and it happens again. Like a real story, did it really happen, or is it just a fiction? Whatever it is, it begins with a girl jumping off a building.

I never knew the girl, nor do I care who she is. It's pretentious to try and know about a stranger's life after they died. Even more hypocritical as they only care when she took her own life. What are you trying to see? If it is the gory detail, at least I can understand your motive. But for commoners (yes, I'm talking about you, do not duck your head into sand and say "I'm special", no, you are everything but), the desire is to fantasize.

They consume.

You consume.

Everyone consumes.

Upon the carcasses of the sorry souls.

For our lives are bland and cowardly, for you don't dare look down at your feet and find yourself at the very same edge of the roof, and you don't know if you can take that leap. It is the thought of your cowardice that scares you, not death itself. Death is too foreign for one to place its fear upon. Who is Death? What can it bring? No one knows, therefore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How can one be afraid of an empty

space unless they imagine their own monsters?

That's why everyone talks of the jumper girl. That's why everyone stares at tombstones. That's why everyone accuse each other for being cruel.

Because they're afraid of being cruel. They're afraid to think evil of the dead, just because they not longer be. How do you condemn something that do not exist anymore? What are you actually pointing your fingers at? Does that mean evil dwells in my head? Not others?

Why do they always console those who cannot hear?

Where to place my own sorrow if no one else cares?

Why, of course upon the girl that jumped. For she took the leap that you dare not, yet.

Did she make the right choice? No one knows.

So you do not dare speak of it.

So you just stare.

And be the coward that we all are.

三岛由纪子

文 / Brfxxx



三岛由纪子 / Brfxxx

我挺久不看三岛了，要看也还是看假面自白和不道德讲座这两本。最近几年对日本作者兴趣减退得厉害（这里不包括漫画家）。

假面自白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本。我初中时就是因为它才抵抗住了太宰的引诱，没有变成大庭叶藏式青少年（不是在否定人间失格爱好者）。

但这种回忆也没有什么意义，过去的我也没法出声反对。

假面自白是真正的青春，高贵而野蛮。纯净的、直白的、赤裸的欲望，在梦中杀死强壮男子，望着街上健壮的工人，对着圣塞巴斯蒂安自慰，“我在放荡的孤独中闪光”。性是连接生死的通道，对健壮的男人产生性欲，然后在幻想里杀死他们，这样既能得到他们的生命力，又能满足自己的渴望。生和死之间，美在刀刃上闪闪发光。

它是那种文字密度很高的书，并不算太好读，但我看起来非常顺畅。这并不是由于我理解能力出众或是和他有相似的经历之类，而是假面自白天生就能吸引我这迷迷糊糊的人，它的美横扫一切压倒了我。三岛在自白里，因为渴望而拥有了惊人的生命力。而我被他的自白引诱了。

这样一来，我在潜意识里变成了和他一样的慕强者。我会下意识地护住我的柔软肚皮。我没有学到坦诚，我只得到了对自身柔弱的摒弃。这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假面自白的引言引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谁若是有什么病，谁就忍不住要去说它”。我很容易

哭，很容易被伤害，时常感到笨拙与格格不入。脆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特质，这或许是因为我爱自己的投射，但我根本不想自己脆弱。聪明是我喜欢的另一种特质，或许是因为我远不够聪明。

大脑发炎是不是我脆弱的明证？大脑发炎是一种很无聊的病，放大了我的情绪，让我在漩涡中挣扎。大脑发炎，你妈死了。

但是脆弱又怎么样呢？我不想再在乎它。我给自己打了耳洞，我改变了自己的拓扑结构。我根本不在乎发不发炎，得到耳朵眼儿是我的愿望。林奕含说，如果我们能够成为新人……我想要成为新人。我想要成为肆无忌惮地露出肚皮的人。我把肋差交出去，把伤害我的权利交出去，我把爱和信任从钟形罩里取出来了，我去爱人了，也请人来爱我。

“
我就像二战时的巴黎一样不设防。

”

他们不是正确的。

我当然不能说他们错了，但只要未来仍未到来，就没人可以确定他们是对的。我们，我们或许能粉碎头顶的巨石，或许只能粉身碎骨。我们不见天光了，便在临近的巨石之下打起寒噤，自觉虚弱不堪。可巨石终究是无法砸碎大地的。世界不会毁灭，只是我们太小了。在我们的尸骸上即将发出新芽来。历史长河里微末的一个浪花便可卷去数万万人的生身性命，可水汇在水里，仍然流不复返，固执地往下一处奔去。

天穹无尽，地藏无极。往者已历千载，来者犹临万代。观宇宙之浩渺无垠、时势之变化无穷，便觉世事过眼似浮云，我生微茫如尘埃。我到了现在，仍然清清楚楚记得自己当时在高中的语文考场上，所写下的这个应试作文的开头。那一段大概是真的动了感情。就是从此起，所有现实再不能击倒我，所有惨痛再不能杀死我：我一尊醍醐灌了自己的顶。压迫、残酷和不公仍每日每夜加诸我眼，进而又加诸我心，要我直视一切鲜血淋漓；但我几乎是失去了绝望这个能力。绝望，以前是我至死也难以向人言说的秘密，如今不过一个交往渐疏的旧友。我当时呕出的心、吐出的肠，现在都安然裹在透明玻璃胶中，甜滋滋地、缓慢地上下浮动，让人看了除恶心外别无痛意。

我从此而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已经做好了所有最坏打算的浪漫主义者。在一个片段里生活了太久，人会忘掉历史这个庞然大物的原貌。可我们就是在其细缝里生存，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风云际会之际，则总会有人愿意谋求翻天覆地的变化，去追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而我，我接受了伴于道德、科技和真理一侧的污秽。淹在血里，我也要于法场中证菩提，做一切我想做的事情。

在社会里寻求绝对真理的，是偏执；愤然批驳一切的，是盲目；因为觉得理性的实践遥不可及便预先放弃了，是懦夫。这些是我选择了个人色彩而非泛性事实的想法。至于那些因为某些事情至今没有一个答案便认定了它永远也不会有一个答案的，单纯从逻辑上来讲，是迄今为止，不正确的。在某门气氛如同研讨课般的必修课上，老师曾引导我们讨论工科的特性。在我的认知中，有些学科随着世界诞生，另一些则随着人类诞生；工科多属于后者，便是从一个巨型社群中衍生而来并随之嬗变的。而在这个科类中，这样一种态度于我而言尤为突出：主导而非放弃；参与而非旁观，人为影响而非顺其自然。我到底算是个社会建构主义者。我决定了要去对这个世界起一份作用，并非是觉得它变差了、或者它原本更好、或者它本应该更好，而是因为它未来可以比现在更好。

即使短时间内几乎没有可能性，我的决定也并无动摇。近日种种，恍惚剧痛间，梁先生又在耳边问：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面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如果有朋友目前正觉苦闷、困顿，大可去再读一遍梁先生《为学与做人》的那篇演讲。他这些问题总是横亘我脑里，反复播放。可是很久之前我已经决定不让思索绊住脚步。我希望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变得更好，就如同我希望世上剩下的每一寸土地变得更好。与诸位共勉。



Illustration S104



Illustration Iris L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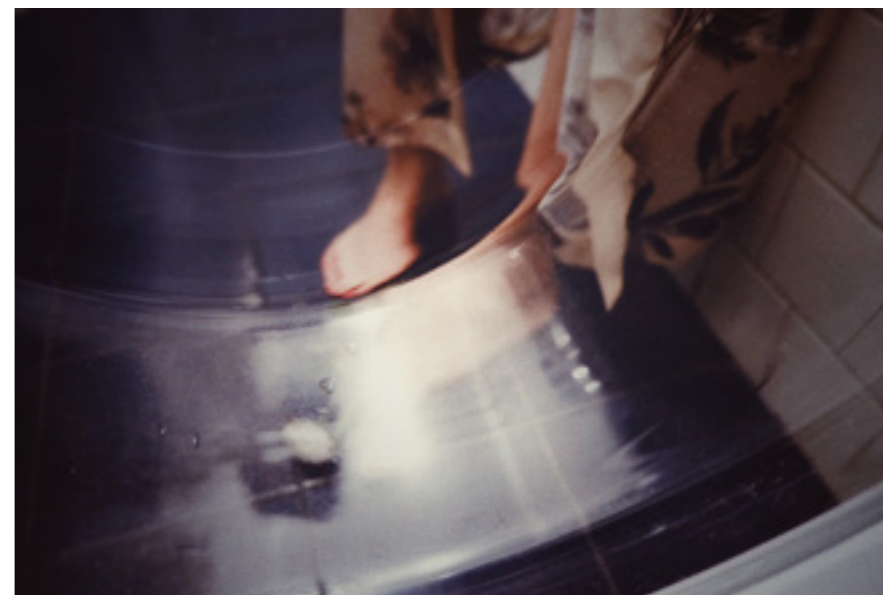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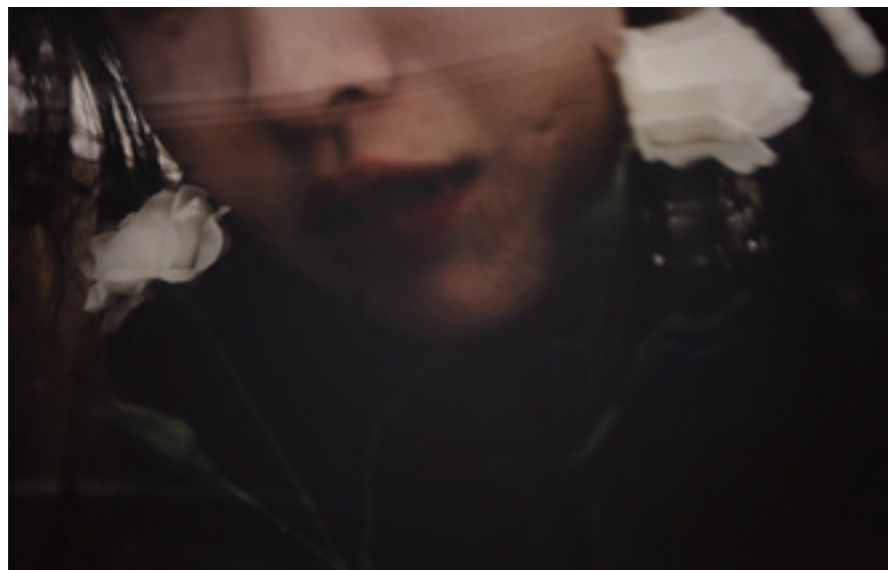


Photo **Huan Yan**
Model **Chiffi / Huji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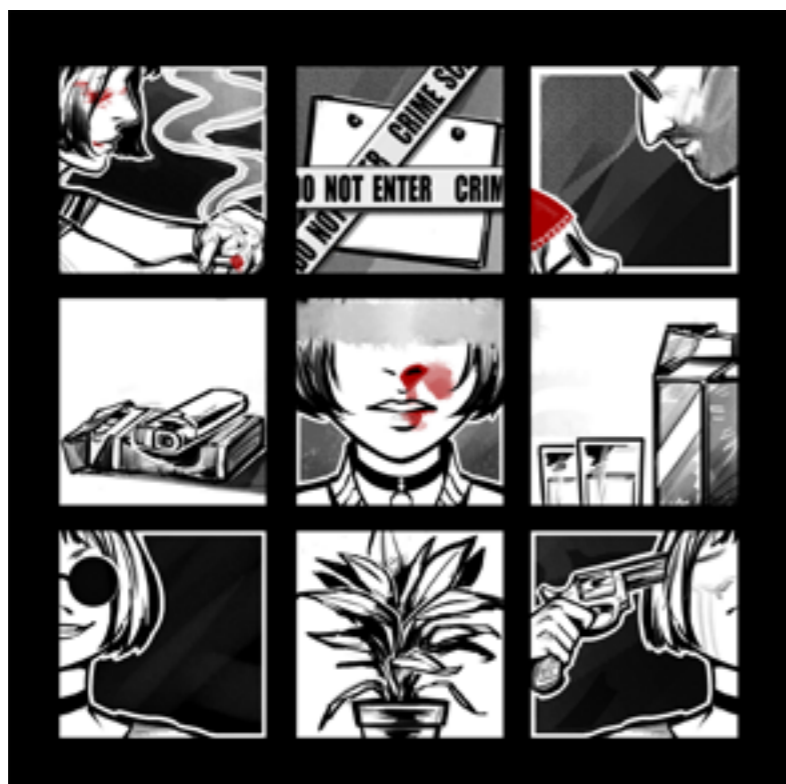




好女孩 Nora



珍宝 Nora



Mathilda TURE

